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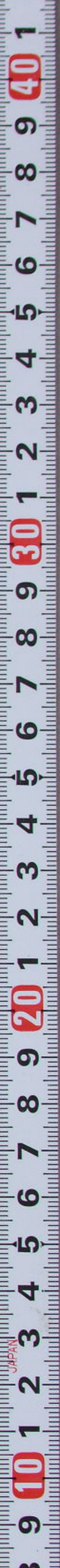
忘憂堂集

元

譜

卷四

^ 16  
2429  
1



2429  
一十



忘憂先生文集序



忘憂公江左大族慷慨有大節  
承 宣祖十八年應試選上科  
及第以二為將 上之郭書二為  
一榜及第公不復求舉約書江上  
至君之葬不殊出法及王殊且不

古公發憤歎曰赤世祿之季國破  
是討賊之能之死不暇之者遂能討  
是方壯士先以數百人出言可試城遂  
戰遂捷又以計破沿江諸屯賊意  
遂爭趨之耳勢免張與城數十  
台江右曰多一南舉國陷敗者有

倚之如若城 上世之城中者之  
曉也亦其法之義兵公屬焉公怒  
賊兵起而收兵無一失兵韓其  
口如巡家致子口死先救吾國  
無遂輕子巡家軍款招諒焉  
移也曉之而軍之難解及公以

母相去城之其商者死能身歸  
公家居東海上父子化崇以自強  
凌飢色兵上疏之邊事之  
別棄徇執法以為其人亦種付  
靈靈與形一也 上稱之公入深山  
研穀等分學子神仙之術 上累

招之或出或入十年及光海  
新立其熱之特生為威鏡貌  
察其亦亦其得之者自居道  
然山中以生名孫孫守山法與  
忘其子因錦一忘其公云其遺篇  
二其心子戰然得白可見其

魁梧多偉之士其志其器其言  
 可與於我者古之所謂名臣保身  
 者其在於人如其志如其人也敘述  
 公事生大員必誌其首

上之至年元月上院孔岩許穆存

忘憂先生世系圖

按郭氏新刊譜牒金吾衛以上有五世而舊本既  
 以金吾衛為始故一依舊本修錄

一世	子儀	麗朝金吾衛校尉
二世	赫孫	檢校將軍
三世	罔	承同正駙馬
四世	璉玉	有備倉丞
五世	允賢	工曹典書
六世	瓊	本朝判司宰監事
七世	得宗	義盈庫世使
八世	安邦	祖朝靖成宗朝丁
九世	承華	西中進士與寒
十世	瑋	字幼溫俱中進官縣監以先

忘憂集

世系

縣一郡

中宗朝已明	字翰仲	之藩	十一世		
明宗朝丙	字時靜	越	十二世		
號忘憂	字季綏	再祐	十三世	錫清白	吏案鄉
有子汝	通德郎	澄	十四世	生同遊	佔畢齋
有子	汝	汝槽	十五世	生貴	贈左通

錫清白 吏案鄉 人立祠 享之夫 人金海 宋氏判 宗簿寺 事褒女 有子承 陽承華

生同遊 佔畢齋 生以金 郭兩秀 才稱道 從享祠 東州善 夫人善 山金氏 贈參議 碑女有 瑋瑞瑛

生貴 贈左通 禮夫人 平山申 氏生員 承濬女 有子之 潘之堅 之成

忘憂集	卯生負	庚辰登	第官至	府使以	先生貴	贈左承	旨夫許	陽川人	氏同知	磷女有	子超越	起後夫	人清州	韓氏參	議世信	女有子	趨
世系	午生負	丙辰登	第官至	監司以	先生貴	贈判書	夫人晉	州姜氏	贈牧使	應斗女	有子再	禧再祥	再祐後	夫許氏	海奉瓊	女有子	再社再
二	堂夫人	商山人	氏萬戶	行女有	子澄活	活	通德郎	有子	汝梓	汝樞	汝松	汝松	汝樞	汝梓	汝松	有子	有子
	槽汝楨	汝楨	子晁出	系	汝楨	有子昇	汝梓	有子昀	汝樞	有子品	汝松	有子暄	品出系				

錫清白 吏案鄉 人立祠 享之夫 人金海 宋氏判 宗簿寺 事褒女 有子承 陽承華

生同遊 佔畢齋 生以金 郭兩秀 才稱道 從享祠 東州善 夫人善 山金氏 贈參議 碑女有 瑋瑞瑛

生貴 贈左通 禮夫人 平山申 氏生員 承濬女 有子之 潘之堅 之成

圻朝	圻周	圻商			
鎮邦	潤璋	潤珩	潤琮	潤球	
擎泰	昌泰	益泰	利泰	貞泰	元泰
					賢泰

系出

昇				睨	十六世
星斗	元甲	祖甲		萬甲	十七世
圻夏	慶淳	慶國	慶國	慶厚	十八世
			奉厚陵參		
潤瑞	鎮億	鎮百	鎮漢	鎮南	十九世
			系出	鎮坤	
榮泰				柱泰	二十世

昕睽睽

曠

昕

基益 基緒

基泰

慶遠 啓鉉 啓錫 啓鎔 啓鍵 啓鐸 啓鈿 啓孫

鎮宅 鎮道 鎮元 鎮八

暄 晶 暘 昫

星五 星漢 星翼 星三 星老 星東 星東 星奎

右无 糸出

慶萬 慶一 慶萬 慶一 慶千 慶弘 圻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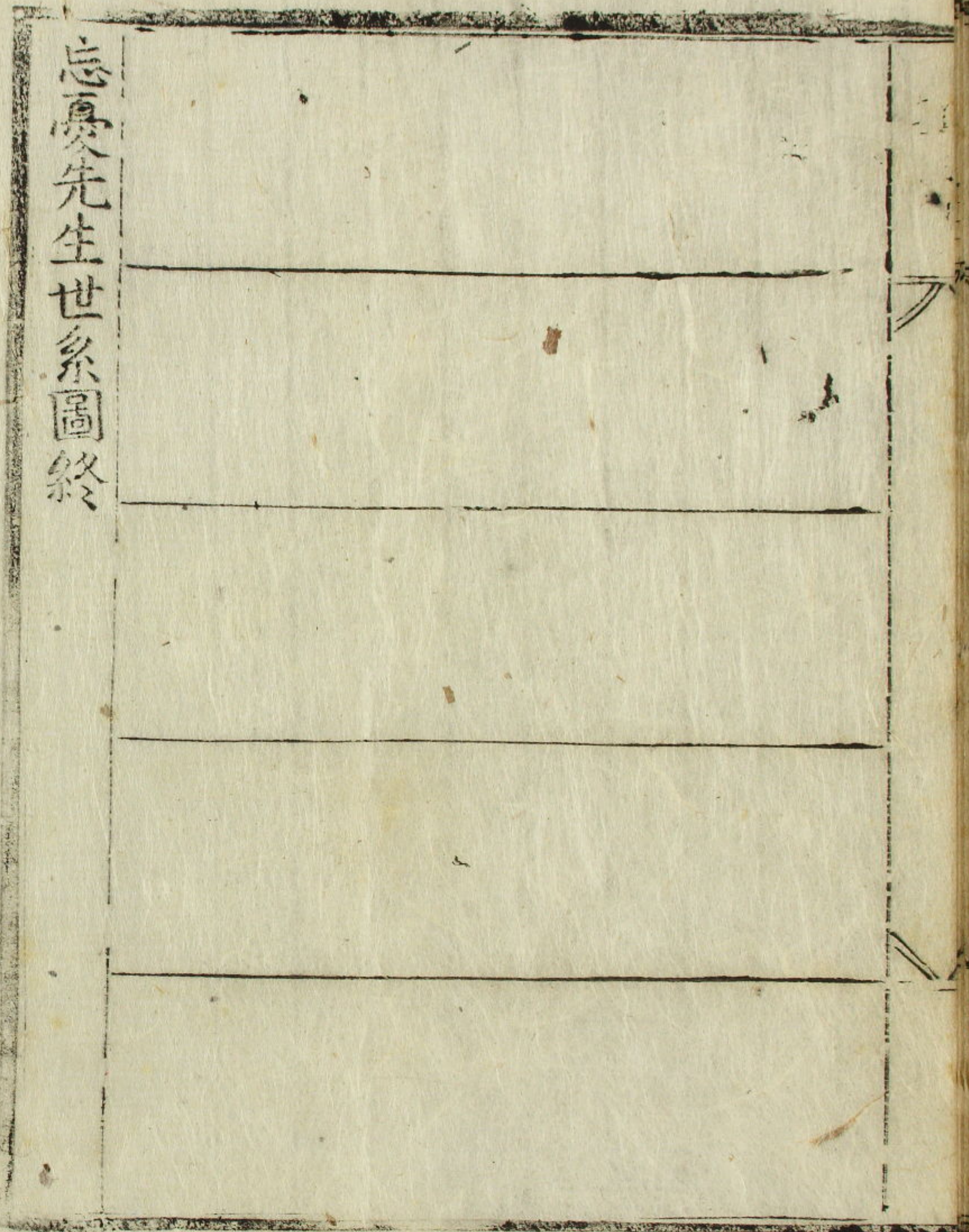
糸出 糸出

鎮民 鎮世 鎮字 潤瑛

賢泰



忘憂先生世系圖終



忘憂先生年譜

皇明世宗皇帝嘉靖三十一年我壬子八月

二十八日戊寅亥先生生于宜寧縣之世干里第

先生本玄風人世居率禮里毋夫人姜氏世莊在  
世干先大夫定庵公贅居于此故先生生長於此

三十二年癸丑先生二歲

三十三年甲寅先生三歲 正月二十二日母夫人姜氏

見背

三十四年乙卯先生四歲

三十五年丙辰先生五歲

三十六年丁巳先生六歲

三十七年戊午先生七歲先生天資豪邁氣象凝重

眼視人光彩閃閃人皆異之嘗遊從叔竹齋公起蓮池邊摘取蓮實竹

齋公女阿投石激水以逐之先生疑立不動怒視之眼光如電女呵驚呼入許于竹齋竹齋喜曰大

吾門者必此兒也

三十八年己未先生八歲先大夫定庵公嘗作亭于龍

淵巖上以為栖息之所而使諸子讀書于其中先

生端坐讀書未嘗放過龍淵在世干川上

三十九年庚申先生九歲

四十年辛酉先生十歲

四十一年壬戌先生十一歲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十二歲

四十三年甲子先生十三歲

四十四年乙丑先生十四歲是歲以春秋傳請質於季

父參議公赴公曰汝自能看透豈待吾啓發先生

遂潛心研究其學蓋本於此

四十五年丙寅先生十五歲入閣窟山讀書淹貫百家

菩提寺明鏡臺即先生讀書遊憩之所也成公汝信詩云菩提寺裏書千卷蓋指此也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先生十六歲是歲聘夫人商山

金氏萬戶諱行之女也萬戶公副提學彥弼之下南冥先生之婿也早登文

科補萬戶而終只有二女長適金東岡字顯次配先生皆曾先生所自選擇也

二年我宣祖戊辰先生十

三年己巳先生十

四年庚午先生十先生學問之暇習射御書數之

藝兵家書亦皆旁通

五年辛未先生二

六年壬申先生二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先生二

二年甲戌先生二是歲先大夫牧義州先生陪往

三年乙亥先生二在義州

四年丙子先生二在義州龍灣素稱紛華而先生三年子舍一不近色人

取其深守嚴正且聰明絕人善於剖決每有大事先大夫輒咨度焉方其解龜也先生往亦家未還會簿文書委積非旬望可準該吏告急先大夫曰始待兒還及先生還命諸吏執筆考閱文案不日就竣而毫 ○五月女子子生長歸于我先考義

五年丁丑先生二九月子澄生生二男汝

六年戊寅先生二秋八月先大夫奉使如京先生

陪行入中朝相者異之曰後必為大人名滿天下

後值壬辰倭亂首倡義旅名聞華夷一皇朝發之名將以天下之大未聞有將帥之才云云東溟全世濂以通信副使迴自日本言日本國史詳載壬辰入寇事我國諸將無一人載錄者而惟載先生姓名云

七年己卯先生二春二月還自京師

八年庚辰

先生二十九歲

八月子活生

生四男汝松汝

九年辛巳

先生三十歲

十年壬午

先生三十一歲

十二月女子子生

長適生員

十一年癸未

先生三十二歲

十二年甲申

先生三十三歲

十三年乙酉

先生三十四歲

是歲中庭試第二其題即唐

太宗射殿庭論放榜數日自

上命罷之以論

中有觸諱語故也

先生前此參大小解額者三而年月皆不可強

十四年丙戌

先生三十五歲

八月初六日丁定庵公憂

定庵

公病革以堂上章服屬先生口世吾業者必汝也

葬于新塘先堂下遷先

夫人姜氏墓祔焉廬墓下三年

十五年丁亥

先生三十六歲

十六年戊子

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夏先生側室在陝川病

革願一見而死先生曰計可聞見不可為也其執

喪之謹嚴如此○十月服闋

十七年己丑

先生三十八歲

避池江舍成

避池在宜寧縣東坡江上先生

自服闋後遂廢舉子業漁釣自娛若將終身

十八年庚寅

先生三十九歲

在江舍

十九年辛卯

先生四十歲

在江舍

二十年壬辰

先生四十一歲

夏四月倭賊入寇列郡瓦解

先生即往玄風夷三代先塋蓋先端後情時繼母恐有後慮也

許氏及兄弟避入琵琶山中先生以為非避禍之

地扶携渡江置子深谷中二十日以討賊報國

告家廟痛哭曰若先君在世則清正安敢渡海乎

傾家財募壯士仗劍首起揭號天降紅衣將軍庚戌

歲先大夫如京時皇朝賚以雲錦金鞍二紫硯至是先生以雲錦製紅衣因揭號蓋取天朝賞賜也

戰無不捷四方響應義旅繼起招諭使金公

誠一至咸陽始聞先生事大奇之遂貽書招之先

生將往拜之聞與監司金醉同會遂不往而以書

答之時金醉再為監司民惡次骨及倭寇至退縮奔避忙以勸正將踰嶺而進先生遂上書

金公數醉罪而請斬之畧曰今日乘馬將發忽逢監司關持來驛人問閣下所往則與監司同會一處相議云故未果焉所謂都巡察者乃前日築城金醉乎金醉乃我國之罪人也人人得以誅之閣下何不聲罪上聞梟首境上及金公自山陰向晉陽也先生以赴戰冠服迎謁于丹城金公見而異之與語益奇之遂相許以死同行至晉時趙公宗道亦自宜

春來會城中寂無人影舉目山河不堪悲痛金公遂詠一絕云轟石樓中三壯士一孟笑指長江水長江之水流滔滔不渴兮金醉自龍仁敗還先

生移檄數醉八罪醉至龍仁遇賊敗還移檄列邑分軍諸將使義兵潰裂於是人

心益拂眾怒齊發先生遂奮然移檄數八罪一曰迎倭二曰喜敗三曰忘恩四曰不孝五曰欺世六

日無恥七曰不測八又通諭列邑其文畧曰金醉忘憂集詳見集中年譜

賊也以為道主之過猶不可言况欲斬首云乎我論者或  
以為道主而不知有君父也迎倭入京使君父播  
遷者謂之道主可知乎袖手傍觀喜國之滅者謂之  
道主可乎使一道之人皆為金睥之臣則不可言  
金睥之罪斬金睥之頭一道之人無非主上殿  
下之臣則亡國之賊人皆可斬云云金睥反以先生為賊  
誅喜敗之奸人皆可斬云云

啓達 行朝又使其軍官金景訥等移書目之以  
賊先生方馳援晉州倚馬而答曰義賊之分天地  
知之是非之判公論在焉惟睥之黨不得於言求  
之於秉彝之良心可也於是道內人士莫不扼腕  
憤奮服先生之忠義痛金睥之所為人心益激矣  
三嘉進士尹彥禮學諭朴思齊等通諭各邑以伸

辨之 其畧曰頃見巡察軍官輩送郭再祐義士書一則  
是逆賊而有不顧之計忠義激切名正言順人有耳目  
奮百死不顧之計忠義激切名正言順人有耳目  
不待贅說而蔽遮江淮為郡縣藩籬噫忠如郭義  
如郭果未免逆賊之名其所以害義士乃所以害  
義兵其心所蓄未可知也義士頃者之檄不過忠  
義奮激之過舉彼軍官輩徒知有迎倭之檄而  
不知有討賊之名欲加之忠臣義士之身寧非耶  
秉彝良性人皆有之逆順是非自有公論而敢將  
大惡不道之名欲加之忠臣義士之身寧非耶  
孟子曰賊義者謂之賊倡大義者謂之賊乎誣非  
辜者謂之賊察之先生亦上疏自明 畧曰京師陷  
惟僉君熟察之乎先生亦上疏自明 畧曰京師陷  
北望摧心不勝痛哭後賊之來武夫健將莫不望  
風奔潰非城池不崩深也非兵革不堅利也自由  
於民心離散而有土崩之患也夫使民心離散者  
金睥也金睥再為此道監司苛政甚於猛虎散聖  
澤壅而不下土崩之形已見於無事之前及其  
來身先退竄使一道之守將一未嘗交兵相戰開  
憂集 年譜 六

城門納大賊猶恐或後若喜夫倭寇之滅我國者  
然金時之罪擢髮而誅之猶不足以厭人心故臣  
移撮金招諭使聞之即抵書先生引諭多方而力  
止之其書曰假將自變生之初傾財破產首起義  
何以加此中願身一以為國討賊為心雖古烈士  
皆以叛賊疑之兵使至於下今進捕假將之道亦  
急矣當職到界之初見他故當職即下帖招之信  
播不之言以保假將之無他故當職即下帖招之信  
將不國之老拙為無似來見丹城一揮之間已知  
身殉國之志曷勝歎尚厥後提孤軍橫行洛江上  
先登擊賊前後斬莫甚多賊不敢長驅闖入一帶  
諸城至今保存者莫非假將之功也義聲四馳日  
可期假將雄動鄉兵爭起遠近響應滅賊之功指  
帛而無愧前日致疑於假將者無不泯然心服而  
忽聞假將移撤巡察營門敢肆恃逆之語方伯是  
何等官假將是朝人而敢欲為此事耶方伯  
雖實有罪自有朝廷處置非道民所當下手况方

伯在道所為無非為國陰雨之備而已豈厲民以  
自利者耶假將執此為辭以成其罪欲為犯上之計  
時逆極矣豈料假將生忠孝之門舉討賊之義大  
功將成而忽逞非倫不軌之謀以陷於隕身滅族  
之地耶此必假將擊不軌之謀以陷於隕身滅族  
以致心疾作此狂易之舉不然以假將之義迷不  
知善惡是非之辨至此甚耶巡察再臨之初一毫  
將舉義討賊不勝歎服至於假將協心討賊而假  
疑沮之意巡使之志則欲與假將協心討賊而假  
將反欲倒戈逐主帥以獨何心假將其人耶覆車  
之叛率篡逐主帥以獨何心假將其人耶覆車之  
假將欲逐主帥以獨何心假將其人耶覆車之  
智士所取假將若迷復然覺悟去逆效順則巡察  
必不介意待假將已志則不惟巡察不容一道義  
執迷不悟必行已志則不惟巡察不容一道義  
將回指於假將朝廷亦必以叛民處之赤熒之禍  
不日將至於假將朝廷亦必以叛民處之赤熒之禍  
我則逆而取禍其機間先生書以答之書曰下諭  
不容髮惟假將思之得乎從我則順而多福不從  
忘憂集年譜

太過使見之者可喜可懼  
為之懼嗚呼閣下之為巡使謀則不為之喜亦不  
使巡使之閣下謀不如也巡使亦人也豈不自知其  
罪之改也末知閣下可使之心其能改之乎雖閣下之  
至誠厚德終莫能改之也閣下憂再祐之必陷於  
不測之禍再祐恐閣下之亦終不免也閣下之  
愛我猶以非倫不軌之謀疑之況他人乎况巡使  
乎况猶與再祐爭功者乎再祐知損身滅族之禍必  
至而猶且不已者出天之性不可卒改憤鬱之心  
未能遽回也然而閣下君父之所遣則閣下之教  
教即王言也何敢執一己之見而違閣下之教  
乎晉州告急領兵到介金院軍務紛急萬不一  
金公沔亦以書戒先生仰即今暑熱想唯領兵有  
相指揮萬安沔一介腐儒勉在軍何能有濟徒  
自揚厲而已但人謀不臧縱賊踰嶺至於京師不  
守大駕蒙塵則責有所歸而但左右非朝廷命  
令而白面舉義所患者不在義氣之不足惟恐處

事之失宜也當今行在隔遠奏請莫通惟我草  
茅起事者無所依賴不得已稟令於王人然後名  
正言順可以攻賊可以勤王體統有序條暢有理  
矣若以誤事之人為罪而有所臬示則義氣堂  
堂則有之而順理濟功之道恐有所未盡也如何  
洛右一帶安堵無虞者實義士之功也所謂蔽遮  
江淮沮遏其勢者今亦有其人矣令人欽賞不已  
惟願左右勿以蒭蕘為棄臨事必思其順理抑其  
所已長增其所未至集義長進無所欠缺則譽出  
古豈有他哉先生見書遂釋然招諭使又反覆馳  
啓而伸救之其狀曰宜寧郭再祐起兵討賊事曾已  
之所不到罔知所處之宜極為痛慮再祐故通政  
郭越之子南冥曹植之孫壻中問業武去而讀書  
性質朴無文居喪致哀鄉曲多以孝行稱之自變  
生之初聞兵水使相繼遁走賊之將犯密陽也監  
司金暉謂節制之帥不當在圍城中乃退還靈山  
旋向草溪再祐奮然曰兵水使遁走而退還靈山  
忘憂集年譜



今又賊出左道而退走草溪監司可斬也乃拔  
欲邀諸路鄉人等一皆望風奔潰八京之禍君父  
防禦助祐扼腕慷慨曰此輩護倭一京禍君父  
京闕再祐扼腕慷慨曰此輩護倭一京禍君父  
皆以可斬也稠人廣坐之中常為此浪死計再散  
財以募壯士其妾諫曰奈何為此戰士之妻家業  
怒拔劍欲斬之妻乃托妻子於其妹夫許彥深家  
此蕩盡不免飢餓乃托妻子於其妹夫許彥深家  
率所募壯士聲言擊賊鄉人聞之皆以為發狂其  
時宜寧草溪兩邑皆賊經官空而宜寧倉以餉軍  
被焚蕩再祐兵無見糧乃發草溪新及倉以餉軍  
陝川郡守田見龍以賊論報兵使下令捕之應募  
者聞之皆有散去之意臣到界之日即賂書招之  
軍乃再振自是一意擊賊不問賊之眾寡必先登  
馳突故所率戰士勇氣百倍無不一當百戰時著  
紅綃帖裏具堂上笠歸自號天降紅衣將軍馳馬  
掠陣往來倏忽賊雖齊發鐵丸亦不能中或於馬  
上擊鼓徐行以為軍節度或令人吹笛鳴笳或  
山藪中吹角鼓噪或處處設伏寂若無人賊至輒  
射殺之或逐倭船臨岸追射無日不戰必獲勝

斬賊之多最於諸將射殪者不知其數賊亦謂之  
紅衣將軍不敢登岸作賊宜寧三道之內餘城至  
安紫力農五穀之盛無異平日道之帥潰於水原  
存者再祐之功居多忽聞三道之內餘城至今保  
似發狂之人危言妄論無意人或取禍戒之則必  
美發而怒今忽移檄于巡察營門歷數其罪聲言  
按劍而通文各邑義兵將諭以討罪之意臣聞之  
欲討且通文各邑義兵將諭以討罪之意臣聞之  
驚愕不覺瞿然失席巡察移關於臣令宜寧官  
囚臣竊念再祐若實有逆心則方握精兵非一力  
士所捕若無逆心則一書戒之再祐即下帖于再  
祐譬曉多方金沔亦貽書戒之再祐即下帖于再  
晉州危急乃提兵馳援初三日已為發去矣再祐  
以一介道民欲犯道主至於聲罪移檄雖自謂為  
國憤憤以至於餘能以孤軍奮勇擊賊道內殘民  
當舉國陷沒之餘能言即加誅戮不惟保存餘城  
倚為干城今以亂言罪一誅戮不惟保存餘城  
禦賊無計軍民不知其罪一時潰散丁寧故臣欲  
為縹緲鎮定之計再戒勅已為從順而得罪於  
都巡察使恐難相容惹起他變臣不勝悶慮臣聞  
忘憂集 年譜 九

乙卯年全羅監司金對自靈巖出走他邑水原前  
府使尹箕時以儒生在圍城中欲拔劍斬之對不  
為怒談笑處之論者至今稱箕之勇而多對之能  
容再祐之事雖實狂妄心實無他司若如對之  
所處則便帖然無事故貽書金暉使之善處則無  
可虞之變但金暉以叛逆已為啓聞又以他人  
指嘆為言果以此加罪則非但渠不服罪一道人  
心恐難為收拾極為痛迫渠之忠義奮發之狀憤勇  
擊賊之功著於一道兒童走卒皆稱郭將軍且聞  
其善於用兵有將帥之才若少寬狂妄之誅則終  
必有効臣不幸受命之後再逢此變臣四月申取  
路湖南雲峯縣湖南之人以巡察使李洗緩於勤  
王欲討之或有密言於臣者臣以大義折之即議  
于時欲通于李洗以備之暉曰彼以勤王之緩欲  
討之可謂義士也若通於洗或誅此人則一道人  
心益激李洗處不可通也臣從其言而止今茲再  
祐之事正類於彼暉苟以處湖南之義處再祐則  
事無難處者臣及金沔戒勅再祐之書及渠答書  
并為騰自 上特賜溫諭勉以討賊先生於是雪  
書上送

涕勵士兵勢益張沿江上下列守遮遏賊船往來  
處則設柵江中從岸上急擊多捕獲且於鼎津置  
疑兵以待之賊將安國司率大衆來終不敢渡江  
右湖南賴以得全延陵君李公好閔以詩寄之詩  
聞道紅衣將逐倭如逐獐  
為言須戮力而似郭汾陽○七月 教慶尚道士  
民書有曰聞郭再祐布置異常殺賊尤多而不以  
功自達云予尤奇之恨予聞名之晚也始除幽谷  
察訪俄遷刑曹正郎皆以領兵不赴○八月備邊  
司移關開諭之備邊司為褒忠獎義解禁討賊事  
前後到付本道都巡察使及招諭  
使狀啓相考正郎亦當一道殘破之餘肉食無謀  
節鎮望風而挺身草萊糾合義旅家散千金身持  
忘憂集 年譜 十

一劍言及惜財則愛妾不饒傳檄討賊則列士響  
應手下死士已集累百橫行洛江斬馘無數出奇  
制勝種奇特保存餘城倚以為重實是正郎之  
力而口不言功躬冒矢石自為嘉悅朝廷聳聽  
已授正郎為幽谷察訪賞不及功付送史館將大  
書褒美矣正郎以草野不羈之人強啟大甚不經  
世變無以萬全濟事是為疑慮今見啓下上疏  
內辭綠則極為駭愕巡察使雖誠有罪其處置自  
有朝廷若使王人為士民所圖則國史書之謂將  
何如金誠一開論文備陳逆順必已翻然覺悟不  
至執迷自命進為刑曹正郎正郎亦家傳忠  
孝身奮果毅母陷不測懋樹大功忠莫大於討賊  
惡莫重於犯上以莫大之忠犯莫重之惡則正郎  
必知去就於其間賊勢方張本道為最國家之勢  
迫在朝夕凡有義氣所發見事未明一或蹉跌終得惡  
名不但垂成大功一朝墜盡平生忠義  
反歸虛地若此機關不可不慮云云 ○十月陞  
折衝將軍兼助防將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四十二歲夏五月哭金公誠一於晉

陽時金公以招諭使為右監司遣癘疾卒天將劉

總兵綏來駐星州之八莒縣先生以肄習領將往

來焉○六月二十四日夫人金氏卒○冬十二月

除星州牧使兼助防將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四十三歲以星州牧使修岳堅山城

城在三嘉時朝議以修築山城為急務○正月二

十日忠勇將軍金德齡聞先生聲名先以書請與

之協力討賊其書曰將軍壯猷聞之已熟將軍氣

江淮以西終始保障當今致力王室者誰出此右

半世蓬蒿一自變生效命無難老母在堂不敢自  
由徒感慨於宵中今則既喪所恃區區至願為國  
許死耳適潭陽府伯誤聽虛名報本道巡察勸起  
於衰經中因聞于朝春宮召見駐次賜印給馬  
自無大功被遇誰與我比加號撫軍董獎逾分寵榮猥  
隆錫之眷恐負輿尸之誚夙夜憂懼身在此重寄雖蒙  
軍挺不羣之才智抱經世之韜畧自亂初至于今將  
備諸賊情攻守乘便前後交鋒有勝而無敗德齡  
之倚以濟事者當今非將軍而誰與古人有言曰  
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此正謂鄙人  
之於將軍也所祈不遐庸賤終始協力以雪無前  
之恥則一訖之執一醜之獲是皆將軍之力德齡  
雖萬死無餘憾不知高明以為如何師期不遠奉  
面有時書先生修書專价以謝之書畧曰再祐駕  
不盡意江聊以優游於太平豈意滔天之禍親  
見於今日乎募起鄉兵於亂初者只出於憤時之  
愚計非有籌畫之智弓馬之技可以折衝而禦侮  
也今者將軍有神出鬼沒之智旋天轉坤之力三

箭天山不足定也一舉興邦分內事也不鄙夷庸  
人專人致盛示不敢當不敢當所祝愛惜時日命  
促鵬程一掃兇醜再造玉室而使吾東君民更躋  
於壽域則如再祐無用之身亦得以退老於昔日  
之所鈞遊而一二月初二日金將軍又送書致意  
生之志願畢矣二月初二日金將軍又送書致意  
其書曰草野新起之將既乏智慮又無驗歷免國  
重寄徒費危懼前上一書仰干高明者出於因不  
失親之義豈意將軍委遣編禪遠賜辱復至此勤  
懇耶伸紙未了感愧交并德齡資械踈迂却伍未  
定尚稽指嶺日夜憂閑近日待其畢治直趨宜寧  
陣所惟指揮之是從伏乞左右留意焉春氣向暖  
賊之竊發甚可憂矣更願○秋棄星州專主山城  
慎攝千金以副公私之望○秋棄星州專主山城  
備禦之務時體察使李公元翼議欲悉眾一戰且  
使揚總兵元移守嶺南先生上書止之書曰今日  
羈縻修山城繕器械畜資糧在我之勢可以戰守  
然後待時而動此虛實實之法也虎在於山其  
忘憂集年譜

威自重龍在於淵其神不測虎出於野童豎逐之  
龍出於陸獮豸笑之天兵之在湖路虎在山龍在  
淵之勢也君相造命願勿體相謝曰今見復書不  
自沮以圖全勝以壯國勢體相謝曰今見復書不  
覺下牀屈膝有將如此何憂之有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四十四歲春除晉州牧使○夏五月

先生有棄歸之意觀察使徐涪貽書勸留之其書曰呈

告近已數月尚未聞勿藥之喜心之憂矣無一刻  
忘于中者實非為私也即亢旱之餘甘霖時需  
穀苗盛茂農夫喜悅惟憂民之憂此時必減更  
坐黃紬令人手額傾行好音若渴思梅區區賤望  
非紙上所盡而此聞往來者或傳令公以賊奴有  
撤還之期國家做中興之業將歸隱綿山欲從赤  
松云果若斯言令人冷笑果是令公病心也明矣  
目今事勢欲言則長古人所謂慕容恪尚在憂方  
大矣者竊恐不幸而近之且中詮聞舊業荒落才  
士不關今日辭還明日必將大夫人糊口之資轉

乞於親故丐而或不足則是令公欲得讓功美名  
而餓其親以彰國家薄待勳臣之過此惟令公必  
爾為否也適臨巡向上道忙迫之中敢此云云其  
或畱神則公私幸甚若或賊兵渡海片帆無影四  
郊壞壘農桑樂業則角巾東歸以遂浩然之志庸  
何不可消亦隨杖履道遙是計分我松葉湯如何  
可○秋棄歸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四十五歲在玄風嘉泰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四十六歲以防禦使新築玄風石門

山城未完賊有再動之勢秋八月移守昌寧火旺  
山城未幾賊引兵大至先生嚴部伍勅諸將一軍  
股慄視先生如雷電鬼神賊既迫城先生從容談  
笑但令堅守曰渠自知兵豈肯輕犯賊經一晝夜

果不戰而退渡江而西屠黃石陷南原體察使李  
公以火旺城危兵少難之先生飛報曰齊城七十  
即墨獨全唐兵百萬安市能當列城雖罷獨不可  
為守乎拒而不從○是月二十九日繼毋許氏卒  
於城中先生輦喪出城權窆于嘉泰里琵琶山麓  
遂避賊于江原道蔚珍縣雖在流離顛沛之中持  
服以禮○九月初一日有旨新出身及砲殺手  
令該司跟捕泉示初五日有旨守令之聞風逃  
御其查覈啓聞初五日有旨避者其中情犯  
深重者卿其即軍中依律處斷輕者則從重決杖  
使之貸罪自效是時朝廷未聞先生遭喪解兵之  
由故再降初六日有旨起復慶尚一道諸將皆  
教旨

之事只以卿為重卒聞遭喪極為驚慮卿其勉從  
毋避金華之典起復察任以副朝廷保障之望  
先生上疏辭不起疏畧曰忽奉起復之旨聖教  
於國家則當以一死圖報天恩而臣實無用之人  
也雖欲冒哀匿服竭力於防守之事萬無絲毫之  
益而徒歸傷倫敗俗而已宋之理宗起復史嵩之  
太學生諫曰季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  
之國也其後賈似道陳宜中之輩或起復為卒章  
或起復為宰相謝枋得有言曰三綱四維一朝斷  
絕此生靈所以為魚為肉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  
者也起復之無益自古然矣我國自壬辰變亂以  
後起復者亦多矣而竭力盡心忠於殿下者未  
聞有一人而忘恩倍德偷生苟活者滔滔皆是則  
起復之無益在今甚矣非徒無益彝倫數人將  
自陷於夷狄禽獸而不自知也則孰能為殿下  
於後日乎○十二月初五日又有旨起復今見  
李用淳狀啓知卿陳疏欲守喪制其於私情雖曰  
至矣而當此大兵南下之時如卿者豈可守志退  
忘憂集  
年譜  
十四

伏不念國事哉卿其依前  
公事起復從軍協勢討賊  
先生又上疏陳情不起  
支在  
集中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四十七歲在蔚珍先生僻處杜門以  
有求於人與于侄共造蔽陽子買  
以為資邑人號其廬曰防禦使店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四十八歲春二月二十二日除慶尚

右道防禦使有旨倭賊雖退防備正緊天兵亦

且雷駐善後而本國防禦諒  
以賊退遽即撤還非計之得藉以卿除本道防禦

使兼晉州牧使卿其知悉此意鍊兵屯田以為防  
守之

計 二十三日又有旨賚送諭書密符先生以

喪制未終辭不起集中○九月初十日除慶尚左

道兵馬節度使有旨賚送諭書密符除朝辭赴

任事二十二日有旨倭奴再冠之計形象已著  
愚夫愚婦亦知其必來為

患今日之憂甚於往日陸軍整齊之事同日又有

旨今此杜按察使所咨問者乃是七月間移咨

選鍊軍兵以資保障之事其時以就照咨文

開款條議嚴行八道陪臣著實舉行之意回答而

尚未見咨復有此不知該國選鍊若何是否足堪

保障等語今當答之曰凡所開款指授之條無非

藥石之言已將前咨內事意催完于各道陪臣而

又將今咨內事理呈火以督之旬日之間必有回

復文書其文書到日具由回報以憑俾受云云以

此意回咨而按察本咨騰書下送 ○十月初八日

有旨又以杜按察咨問回復事催促之先生以

禫服未除不起十九日始赴任追贈三代贈兵

曹參判祖贈左承禮焚黃于宗家○十一月以修

旨曾祖贈左通禮

忘憂集 年譜 十五

築魯山城便宜事 啓請于朝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四十九歲春引疾請遞文在集中〇二月

下批諭以調護察職批曰觀卿狀啓陸兵果為孤弱忠清江原兩道量數

添防已有公事此外措置等事實不在閩帥籌畫之如何耳目今春汛已迫待變方急不可以一時微

急輕遞主將卿其調護察職更加盡心先生上疏陳三可退之由而

棄歸文在集中被臺劾靈巖郡付處完平為相未幾遣罷先生知時事不可有為至如島山城修築等事

再度啓請而皆見報罷故抗章棄歸大司憲洪汝諄以賣慢劾命安嘉谷克家送別於露梁以詩為贈

詩曰一代無雙將三山有約人江湖數盃酒鄉國獨歸身又曰尺劍扶危世還丹制暮年斜陽去國

淚不獨為離筵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五十一歲在靈巖謫所

三十年壬寅先生五十二歲是歲 賜環八琵琶山餐松

辟穀〇作滄巖江舍在靈山縣南先生愛其山水之勝臨江築亭扁以忘憂以

為晚年捫息之所有漁舟一隻素琴一張逍遙自樂永謝煙火不以世念累焉嘗有詩曰辭榮棄祿

卧雲山謝事忘憂身自閒莫言今古無仙子只在吾心一悟間又曰下有長江上有山忘憂一舍在

其間忘憂仙子忘憂卧明月清風相對聞臨終以書屬江舍于李公道純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五十三歲在江舍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五十四歲春奉察理使之命巡審城

池形勢〇五月狀 聞于朝文在集中是月除善山府

使不就後以病馳 啓辭察理使之職啓卓不傳〇七



月初五日 下批勉起批曰今見爾狀啓以疾辭職矣投以察理之任方守

山城委以南路保障朝家期待之意實不偶然○雖有疾病不可控辭爾其從容調理益勉職事○

八月拜安東府使不赴○十月除折衝將軍龍驤

衛副護軍○十一月陞嘉善大夫龍驤衛上護軍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五十四歲正月初一日再除察理使

有旨卿非他武將之比前春將欲召致京師隨時任用而為因汛防方急以往來為難未

果矣始為察理使銳意察任中間累移守令雖因病解任如卿之人不可任其間住今以卿為察理使卿其斯速上來

是月又除忠武衛司正○二月

除同知中樞府事○三月以察理使承召入京

俄遷漢城府右尹時金暉為左尹其於壬辰事無所嫌憾乃曰到今思之當時令

公之事真箇義舉也○四月加贈先大夫禮曹判書未幾

呈病南還○八月除仁同縣監不赴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五十五歲在江舍秋八月完平李相

國有答書書曰秋風涼秋月白病人時起彷徨瞻望南天恨無羽翼致身於滄江季晤於

清明也情書遠及辭旨鄭重三復歎息無以為懷生病久不蘇尚今不死支離於世至此自嗟自笑

惟願調護自玉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五十六歲在江舍春正月二十七日

寒岡鄭先生遠旅軒張先生顯光乘舟來訪翌日

因與同泛於龍華山下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五十七歲在江舍春二月初一日

宣廟昇遐光海君卽位○七月除慶尚左道兵馬

節度使不赴○八月十八日有旨促召其辭曰卿

初倡率義旅抗守鼎津遮截倭賊累敗凶鋒以挫

其勢使賊終不渡津西向其績偉矣且卿以戰則

士卒樂為之用以守則隱若一長城而及為閫帥

番遠之卒愛戴如親至相語曰只去家而已立番

與在家同復何苦乎當今名將惟卿一人而已第

聞引疾入山辟穀茹松豈非托於此而欲離事自

全耶然君臣之義翊扶之心想必未嘗少弛於懷

也目今國勢岌岌已去七八分而虜酋雄視西壯

將有匪茹之志大臣者者咸曰鎖鑰西壯非卿莫

可卿於此時雖欲自為身謀其可得乎先王之

待卿可謂厚矣時事之艱危可謂急矣卿可不進

先王之殊遇而思所以報效於今日耶卿其斯

速上來以慰二十日除龍驤衛副護軍○九月初

六日上疏陳情不赴文在下批促召悉卿懇但卿

本非方外之士也子之命名意有所在而乃敢以

仙術自高不肯赴命其可謂知輕重大少之義乎

昔張良辟穀亦在於定天下安劉氏之後試觀今

日之域中實非人臣自安佚之秋宜遵前旨斯速

來十五日令本道監司給衣馬護送○十一月又

上疏乞寢名命因請討臨海君謀逆之罪疏畧曰

恩之說誰作俑者其將以喪邦乎此之為說似是

而非近理而曲毀下未卽位之前珪固兄也毀下

卽位之後珪乃臣也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况珪謀

逆之跡昭昭難掩國人也成曰賊珪可誅殿下當公

義而斷私情舉大法而罰小恩景示國中快悅人

忘憂集

年譜

十八

忠憤之誠

深用嘉焉頃予不幸遽遭天倫之變禍機之動間不容髮倘非侍從諸臣元老大臣炳幾盡忠摧逆節於未發則予雖欲全恩得乎厥今兇徒服罪已正常刑一塊同氣之肉全而貸之是或一遺權而得中亦何傷於義也  
十二月又上疏極斥全恩之非疏畧曰逆肆之誅不誅其所係至重至大是乃生靈休戚之端君子小人消長之源誠國家隆替存亡之大機關也彼哉斗筭之人做出全恩之說以惑殿下至仁之心不忍加誅於逆賊之頭使之過於仁柔而不及於義法其可謂得中之權乎臣以為殿下不誅逆肆則臣何敢冒爵貪祿於棄義棄法之朝見載胥及溺之患也蓋謀逆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舉大刑而加大罪其可以容私恩於其間哉全恩之意雖發於聖衷猶未免傷於義也况以臣子之口而先倡全恩之說乎臣子而倡是說者無討賊之心者也  
○時詔使方到白沙李相國恒福有答書覆書備審令兄

履平善喜賀可勝道耶但令兄遞職南歸聞時雲林人心之缺望宗社之不幸當如何哉聊以是為國家過慮焉詔使既渡鴨江今二十五定八京而聲厥行色甚忙蓋渠甚清簡不欲與靈使一時作害於京城欲及靈使未到近境渠行已出城外故遽進到京之期云竊意吊察使行禮必於主國之君而事勢甚急儀物顛錯若使令兄置於朝廷之上則非但無失儀之患必將見稱於天朝矣令兄出處進退關係且重何兄之托跡赤松之遊徒為全保之道哉  
三十七年元光海已酉先生五歲在江舍正月初下批  
答前月疏而召之批曰省疏益見憂國之遠慮深立千仞不煩斧鉞足以寒亂賊之心卿宜勿曰言不見行而趁春上來用扶彝倫除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不就○三月拜三道統制使不起○七月除龍驤衛副護軍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五十九歲在江舍閏三月有旨賜相

當藥使之調理待差上來蓋因觀察使姜籤狀啓知先生積年病憊之由

是命故有四月十六日上中興三策疏兵一主勝之道二

保之計文在集中○五月初七日下午批促召批曰省疏深

子當體念焉但卿以貫田之忠堅卧雲之志是予

不能延攬之致良用愧懼卿宜勿以避棄幡然上

來以副予虛席之望○六月以虎賁衛副護軍承召入京○

七月除虎賁衛大護軍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時

公絕粒多年何以堪荷雲劍必自荷之○八月

營繕二禁用銀三開言路四批答無懲治債接之

意陳戒之辭與廟堂相議云備邊司條列啓達啓

郭再祐來自山野感激恩遇目擊時弊抗疏陳戒

可再見忠義之士愛君憂國出於至誠其以輕徭薄

賦為請營建宏麗為戒銀幣之為國大禍為慮言

者之輒見疏棄為憂而左眷眷於人心離合天命

去就之說言言痛切正中時病惟在聖上深加體

念而已至於宣惠之法推演增益之說非但郭疏

如此便在朝諸臣亦多以此為言蓋既試于畿甸而

畿民便之則通行於諸道使一國之人均蒙其惠

此誠今日之急務未知張世哲所言其施措曲折

果何如也此宣惠廳必已揣摩諸道利害如以為通

行不效則名當此世若俾參規畫之時酌宜得便而

行軍律殺人等三罪在法周赦而一自亂離以來

法網陵夷到今猶甚今世之人皆曰紀綱不舉雖

欲為其事何以為乎紀綱之舉私則法廢而紀綱

忘憂集

年譜

二十

姑息庶有補於聖治丹使差備通事等初頭不能  
善自周旋及其相隔而滋弊也又不能以誠意導  
達情事或遇利害大關之機而秦越相視悠漫  
遺自上到幕次之時郭再祐見通事等安行徐答  
而無奔走之狀痛惋請罪至於累次今此通事  
雖盡非自己造誣之罪而一被懲戒然後他日之  
為天使差備者必有慎勉之心量施罪罰為可至  
以備接諸臣論征利之跡則大不近情此則郭再  
祐以其言之過參酌情事處之得宜上裁如何初

興府尹謝恩後上疏極論譯官遠接等無君之罪

文中下批言似優獎而至於備接之罪又不舉論

批曰再省疏章益見忠謹深激予衷所陳實中予  
病當用作藥石目今邊憂孔棘願卿奮庸驚破  
西山賊膽卿宜體予至意勉屈送心克張虎豹在  
山之勢痛折大豕窺關之計辱生庇民孰大於此

幼學壯行此其時也先生以言不見用決意去國

勿為控辭以副予望

臨行封疏投進政院不待報而行文在集中宿于承普

院光海聞之二十一日使宣傳官賚御批勉留之

批曰今觀卿疏章至三用嘉忠憤遠接使等勅使  
時在境內從容議處亦未晚也予方受賊當調攝  
相接勉回遁思俾遂  
利見卿其撤行速還先生重違上命甃勉入城留  
十餘日而自上無引見之命遂浩然有歸志往別

完平李相國時完平方謝病杜門先生直入見曰  
將相和調則內外一體今相國杜門

吾且完平再致書為別其書曰同在一城時承清  
去矣

雖薄劣亦能感聳一別愴然後會難期瞻望悠悠  
無以為心書不能盡又曰昨枉慰謝一言不合便  
歸去何時得展願忠之心瞻望行塵惘然無以為  
懷生今病且死矣君又入山相見之期此生休矣

謹以書別漢陰李相國德馨以詩送別詩曰匹馬不復縷縷門誰言一念故山猿驚時榮寵還思義稀世功名不主恩自訝懷傾心便照方知目擊道斯存班荆此日終南麓槃澗君應亦不譏先生之在洛也朝市卒亦莫不奔走聚觀咸以一見先生面○九月目為幸及其歸也朝士別章不可勝記罰無章三朋黨欺裁疏極言時弊因陳可去者四一不罪儻接二賞君四國事無可托女壻成以道使之上達渡江而為文在集中批歸初七日光海使宣傳官賈批答追及於忠州批首踞益見忠直陳戒之意予當體念以藥予病議處之務更與廟堂商確變通但遠接使等別無可罪之事每見卿疏予不能無惑卿胡為此過激之議以驚動華人耳目乎卿宜平心勉回過思是予所望於卿而卿反不諒予情望望然去留忠州敦之不勝缺然卿其體予至意輟行速還

日又封疏付牧使張世哲使之上達文在集中因踰嶺南下十二日光海別遣承政院注書元賈批旨追及於海印寺批予每見疏章用嘉忠謹曾欲引見事勢之然也卿遽拂衣還山惟恐或追予情未安卿豈盡知藥石之言予當佩服倚毗之重卿宜體念茲遣史官冀留卿行勉先生既無再入國門之回還心以副予跂待之誠意別裁一疏欲悟君心言極剴切文在集中以疏草送示于白沙李相國白沙以書止之其書曰目今霜况萬安生尚支舊揮頃蒙仙札以臂傷不差未即修上復狀迨今恨仰令示疏草足見憂國憂時之意進退去留之義但念令侍前日之疏已為盡言靡有餘蘊不須頻數重累徒費於辭也姑待注書啓上批徐為之似不妨也如何生每疑以爲忘憂集年譜

忘憂集

年譜

二十二

自任明白是非扶持正倫  
為不失前聖賢之旨也  
因留海印寺白蓮菴數  
月先生自此知世之不可有為堅卧不起其答人書有曰青松巖畔飢則餐葉白雲堆裏渴則飲泉一時傳誦之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六歲在江舍○十一月完平有

答書其書曰念懸懸長勞夢想今逢成官擊奉

永廢世念已絕豈復有供職之望今聞令監復進  
神木亦之扶人氣力不如松之妙何以廢彼服此  
想令監又深透於此也求與松皆不及白粒之有力萬萬而如生喫粒者且難支朝暮在世當不久自笑自歎

四十年壬子先生六歲在江舍正朝祭先塋于新塘  
大會宗族于率禮留五六日盡懽而歸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六歲在江舍春入琵琶山照庵

留數月而歸○四月十七日拜全羅道兵馬節度使不起呈病監司啓達○五月十七日有旨勉起

其旨曰今觀慶尚道觀察使狀恪知卿病辭深庸缺然目今國家內外之憂俱極濟亂之策必資忠賢勉起上來○六月二十六日上疏乞遞仍救永

昌大君時凶徒當國請殺永昌大君先生因辭疏極言大君之無罪其畧曰大君年纔八歲

云八歲之兒必不知逆謀之為何事豈有與知之理乎大君無一毫不知逆謀之罪非但一國人民皆知之則欲釋大罪今則欲殺之而朝臣乃開請誅之喙前也大君之誅何慈殿必不能忍不能忍而如或自決則殿下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乎臣恐羣臣將使殿下陷於大不義也光海見而不悅即遞本職羣姦乘隙

讒之禍將不測掌令裴大維上疏救解之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六十三歲在江舍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六十四歲在江舍是歲延南冥曹先

生爵謚于宜寧縣衙南冥庶子次石時宰宜寧焚黃于縣衙先生往

觀焉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六十五歲在江舍十月拜掌隸院判

決事不起○十一月往哭姊氏喪于宜寧即許同知彥深

夫人也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六十六歲春三月患脹症日就危重

不許鍼藥曰死生有命○夏四月初十日終于江

舍是日之午雷雨驟作紫氣冲霄俄然乘化人皆

異之雖深山窮谷莫不驚悼光海即命致賻遣禮

曹佐郎柳淪致祭使輔德裴大維立傳送于史館

命書之策○秋八月 日葬于玄風縣仇知山新

塘壬坐之原從先兆也

四十六年戊午士林為之立祠于玄風嘉奉里號

曰忠賢祠時郭嶸為山長盡心營建

四十七年己未六月本道都事金鑑因玄風儒生

金珪等呈巡使狀行關各邑使之出物助祠役其文

曰郭忘憂忠義大節有耳者皆聞有目者皆見有心者皆敬升仙已久廟貌猶闕則亦獨為一鄉一



道之蓋亦一國之所同情危不可使聞於華夷也  
今此祠宇之營出於一鄉之誠服則工役之助苟  
有義氣者雖毛髮亦不惜况在賢守長各有廩祿  
之餘土地之產必皆重義而輕財故敢將略干米  
穀魚鹽分定各邑○  
奉安月日不可考

顯宗大王十五年甲寅正月縣監柳千之仍舊址改

朔書院○七月二十五日奉安位板與存齋郭先

生聯享存齋諱越即先  
生之再從叔也

肅宗大王元年乙卯十二月初七日右議政許穆

啓請 賜祭賜額啓曰大丘地有高麗忠節臣申  
崇謙金樂祠宇玄風地有壬辰

倭亂時義兵將郭再祐忠節臣郭越祠宇衿川地  
有高麗儒將姜邯贊忠臣徐甄我朝故文忠公李  
元翼祠宇矣此等人節行事業表著可稱合有崇  
獎之道而三處祠宇自朝家俱無賜祭賜額

之舉似為欠典矣 上曰自官家給其享需賜  
額一節令該曹稟處禮曹回 啓申崇謙金樂祠  
宇則曾在先朝既已賜額而郭再祐之奮義  
討賊郭越之闔門忠節並為表表姜邯贊之  
丹兵徐甄之守志沒身李元翼之德望蓋世光  
中興事蹟雖各不同俱是我東名臣兩處祠宇  
宜賜額號實合崇獎之道事係 恩典  
上裁何如 上曰宣賜額號事傳教矣

二年丙辰五月藝文館行關本縣地名額號備三

望上送

三年丁巳三月 上遣禮曹佐郎裴正徽諭祭在

中集 賜額禮淵書院

十九年癸酉先生曾孫昕等上疏請謚號自上

令該曹稟處○九月二十四日禮曹回 啓觀此  
幼學

郭所疏辭則備陳其曾祖故左尹臣再祐壬辰義  
兵之功光海時抗疏之節以冀如郭倫常辭氣烈  
炳亂仗今照人耳目昏朝一疏扶植倫常辭氣烈  
然亦有辭於天下後世有如是之勳業有如是之  
節義而獨未蒙易名之典不但是子孫之稱寬其  
在國家褒忠獎節之道似當許副其請而名  
之典事體重大臣曹不敢擅便令其廟堂稟處何  
如○十月初一日廟堂覆啓故左尹臣郭再  
果如禮曹覆啓內辭意易名之典似當許施而  
從二品賜諡是格外如非三特命自下不敢  
輕聽如上一上曰特為賜諡

三十五年己丑四月執義李正臣上疏言宜遂

成命越之子昔在宣廟朝故左尹郭再祐即監司  
大畧屬壬辰之亂以布衣倡義自號天降紅衣將  
軍盡散家財召募壯士數百激勵忠義初搃鼎津

遇賊輒設奇制勝能以少擊衆敵見再祐旗號輒  
驚怯奔北以此前後奏奇功非一二數江右十數  
郡晏然不被兵賊亦終莫敢過鼎津而西者實再  
祐蔽遮之力也當時倡義之士有如趙憲高敬命  
金千鎰保人一而皆戰敗殉節再祐先計後戰未  
嘗敗衄保全一隅宣廟嘉其功不次遷擢累除  
兵閫殺伯建至光海朝除京尹而終不赴俄值羣  
小謀殺永昌大君乃抗疏力斥忠義奮發目擊時  
事大謬謝病辟穀以終本末大畧如此若論當時  
戰討之功無出其右且當昏朝晚節樹立亦可謂  
卓卓照人耳目而第其時無勘勳之舉後來無褒  
贈之典此公議之所以至今慨惜者也頃在壬申  
聖上勳業節義宜加節惠覆奏蒙允而廟堂  
皆以勳業節義宜加節惠覆奏蒙允而廟堂  
之未準迄未得施行致令成命父閣亦似未安  
而前日賜諡之命亦可舉傳曰省疏具悉郭  
再祐之忠節誠如疏陳特命該曹贈職贈諡成命

忘憂集 年譜 二十六

亦為次第舉行事十二日 特贈資憲大夫兵曹  
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十二月十三日 贈謚忠

翼公事君盡節曰忠 思慮深遠曰翼

上之七年辛亥縣監李友仁漢陰首訪先生墓而拜

之與子孫及士林因為封築先生臨終遺命曰辰 已之胤 二陵夷宗

廟火為臣子者何以塚為吾先掩坎可也子孫 不敢違命至是李公與士林子孫相議封植

八年壬子觀察使趙顯命捐財相役樹碣于墓道

又上疏請宣謚其疏曰故左尹 郭再祐玄風人

左議政趙文命書也壬辰倭亂起布衣倡義旅累立奇功光海主之 殺永昌也上疏抗言未乃托於神仙辟穀導引遂

高風宗道精忠大節有足以輝映簡策撐柱宇宙

頃我肅宗大王因筵臣陳白特令謚 贈再祐 忠翼公宗道忠毅公此蓋顯忠褒節之盛舉也願 以子孫不振尚不得祗延 寵命以光幽明此豈 非闕典之大者臣方叨給物力以為奉迎之計而 嶺外遐遠銓郎未易邀致倘 殿下特命該曹使 之差送趁秋宣賜以卒 先大王崇獎之盛意則 亦可以光繼述之聖季而 批曰疏未事申勅該曹 卽為舉行

十三年丁巳觀察使閔應洙上疏請遣銓郎宣謚

其疏曰先賢易名之典關係亦重既有 成命則 固不可以後孫之殘微所居之遐遠而廢閣不行 也明矣臣聞故參判曹偉金山人云云故左尹鄭 再祐玄風人也曾於壬辰倭亂起布衣倡義旅累 立奇勳及光海之殺永昌上疏抗言未托辟穀導 引遂以令名終故郡守趙宗道咸安人云云 肅 廟亦因筵臣陳白并特許 贈爵贈謚夫三臣之 道德義烈精忠大節固足以撐柱宇宙焜輝今古 忘憂集 年譜 二十七

而我肅廟崇獎闡揚之盛舉亦足以有光於世  
教顧以嶺外僻遠子孫不振成命之下殆過三  
十年尚不得祗延恩命此實為闕典之大者亦  
伏望特命該曹趁即差送銓郎俾得及今宣諭  
子孫錄用之承傳并令舉行以卒兩朝顯忠褒  
節之盛典焉此不特有先朝成命殿下亦嘗  
因趙顯命臨更有申勅之道而又復如前批曰  
掩置以致朝令再三失信尤極未安云云  
省疏具悉所陳者申勅銓曹各別調用宣諭事會  
已飭勵尚今遲滯極涉寒心各別分付其即舉行  
○十月初一日吏曹佐郎李鼎輔奉命宣諭  
三十七年辛未二月立神道碑于禮淵院門之前  
大提學權愈撰許  
樛篆集許眉叟筆

竊惟忘憂郭先生早見內外輕重之分自夫廷

試罷榜不復應舉覓官親沒之後晦跡江湖若  
將終身及其臨亂倡義奮不顧身賊退時平反  
服收蹤蕭然塵外宜若一毫無意於世而退不  
忘君知無不言前後封章歷歷可考先生可謂  
進亦憂退亦憂者也先生執喪謹嚴三命起復  
終不奪志忠孝大節明哲高風脫灑磊落至于  
今爽人耳目不但欽仰乎一世亦將矜或於來  
世嗚呼盛矣先生外孫辛君時望有孝友之行  
思所以發揮其外氏世德既述世系又撰年譜  
而若其斟酌損益之權衡猶不敢自斷間或商

確於老拙老拙未免與聞其說而可否之譜既  
成辛君請得一言書于卷末噫任道於先生曾  
納拜而承警咳矣於辛君方卜隣而資麗澤矣  
俯仰幽明皆有分義其又敢以文拙辭崇禎紀  
元丙子十二月某甲後學龍華山人趙仁道敬  
跋

有舊譜一本既多疎畧先生外孫澤隱辛公  
時望所撰頗詳備而猶或有闕漏處今以二  
本參互考證以補其闕畧且以贈職贈  
謚及建院奉安賜額年月并附于後

忘憂先生年譜終

忘憂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

歸江亭

詠懷三首

在伽椰次石川韻三首

題扑應茂壁上韻

偶吟

次襄大維題滄江上韻

重陽女壻成以道會江亭 名命適至

慰舍弟再祺喪妻拜小序

初構滄巖江舍

江舍偶吟二首

詠懷

有名命

贈李完平

附次韻

在伽倻次成以道韻

下伽倻

秋夜泛舟

庚戌季秋栖伽倻到洞口

贈主人

無題二首

江上偶吟

挽金東岡

挽安磊谷

在靈巖逢女壻辛伯禧

江舍偶吟三首

詠懷二首

次郭上舍韻

漫成

書

上招諭使金鶴峯

答招諭使

上招諭使

上體察使李相國

答金將軍

與女壻辛伯禧

答辛伯禧

與女壻成以道

與李道純江舍

寄二子

答鄭忠義

論

張浚論

文

通諭道內列邑文

檄巡察使金晬文

遺墨

卷之二

疏

忘憂集

目錄

三

倡義時自明疏

辭起復第一疏

第二疏

第三疏

左兵使時棄官疏

辭召命疏

討逆疏

斥全恩疏

中興三策疏

陳時弊疏

請罪通事遠接使疏

第二疏

陳時弊請去疏

第二疏

擬上疏草

救永昌大君疏

卷之三

狀

請繕島山城狀

辭左兵使狀

忘憂集

目錄

四



察理使時巡審城池狀

被劾供辭

口都元帥稟築山城狀

遺訓

居家雜訓

閨門正訓

附錄

龍蛇別錄

卷之四

附錄

謚狀

墓誌銘

神道碑銘

墓表

滄巖遺墟碑銘

傳

傳

忘憂叙

卷之五

附錄

忘憂集

目錄

賜祭文

賜額祭文

禮淵書院開基祝文

奉安文

存齋忘憂兩先生奉安文

常享祝文

豎碣時告由文

禮淵書院上樑文

請諡疏

事實振鐸

遺事

投贈詩章簡牘

祭文

挽詞

追感詩章

忘憂先生文集目錄終

忘憂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歸江亭

誤落塵埃中三千垂白髮秋風野菊香策馬歸江月

詠懷三首

平生慕節義今日類山僧絕粒無飢渴心空息自凝  
心田無草穢性地絕塵栖夜靜月明處一聲山鳥啼  
儒家明性理釋氏打頑空不識神仙術金丹頃刻成  
在伽椰次石川韻三首

莫不苦長夜誰令日未曛欲看天地鏡須自絕塵紛

東山月未出西岫日已曛營營塵世事晨夕亂紛紛  
曾賞紅流洞缺 送日曛山中無一事山雨細紛紛

題朴應茂壁上韻

智異山中去雲煙何處尋落花迷歸路無人知此心

偶吟

廣野盈青草長江滿綠波忘憂心自靜調火煉名砂

次裴大維題滄江上韻

都忘塵世事閒坐困成眠幸遇情朋話亦知有宿緣

重陽成以道會於江亭 召命適至

江山形勝最風氣接蓬丘啗栢真仙子爛柯豈俗流

共觴千日酒同醉五雲樓可笑偷桃客徒從金馬遊

慰舍弟再棋喪妻 并小序

生死存亡人道之常而獨為君深悼焉傷於  
虎者知虎吾尤為君悲焉雖然不可以死傷  
生抑哀而寬懷也

人生一百歲通計三萬日何況百歲人人間百無一  
賢愚共零落貴賤同理沒東岱前後魂北邙新舊骨  
復聞藥誤者又愛延年術又憂為死者為貪故事畢  
藥誤不得老憂死非人疾誰人道最靈知得不知失  
如何會親友飲此盃中物能汨煩慮消能陶真誠出

所以劉阮輩經年醉兀兀

初構滄巖江舍

斥土治巖階自成層層如削路危傾莫道此間無外  
護李三蘇百翫空明作恐作拓

江舍偶吟二首

巖間犬吠知聲應水裏鷗飛見影孤江湖閒適無塵  
事月夜磯邊酒一壺  
下有長江上有山忘憂一舍在其間忘憂仙子忘憂  
卧明月清風相對閒

詠懷

辭榮棄祿卧雲山謝事忘憂身自閒莫言今古無仙  
子只在吾心一悟間

有名命

九載休糧絕鼎煙如何 恩命降從天安身恐負君  
臣義濟世難為羽化仙

贈李完平元翼

心同何害跡相殊城市喧囂山靜孤此心湛然無彼  
此一天明月照水壺此心恐作方寸

附次韻

完平

塵客仙曹道自殊我求榮達子枯孤欲知意味相

同處秋月明時酒一壺

自註云生本不文平生不  
會何人吟一絕送子之行

不勝情有此  
可笑也已

在伽倻山寺次女壻成以道韻

鬱鬱青松在石岡清宵獨寤起彷徨山窓靜寂無塵  
事只翫蒼髯傲雪霜

下伽倻

山中寥寂勝塵間靜裏乾坤合做仙從他訛語驚人  
耳回首伽倻獨悵然

從他一  
作時危

秋夜泛舟

風輕露白月明秋雖縱盃觴心自收弟兄姊妹羣孫

姪都載翩翩一葉舟

庚戌季秋栖伽倻到洞口

秋山何處無松栢為愛伽倻獨有骨孤雲猶在度人  
否默默凝神問水石

贈主人

窓前每聽松風寒階下長看水月團日日身閒心又  
靜平生全未羨高官

無題二首

非賢非智又非禪栖息江干絕火煙後人若問成何  
事鎮日無為便是仙

獨坐中宵鷄叫晨含光混世擬全真爭趨名利滔滔  
是守道如今有幾人

江上偶吟

江上清風過戶庭山間明月入窗櫺主人取用無他  
事不待修身身自康

挽金東岡

前春垂札誨言深豈意如今聽訃音雅容和氣平常  
議永隔幽明慟余心

挽安磊谷克家

心高平昔閒居日行篤流離窘敗時常相愛慕相從

澗菴隔幽明我慟之

在靈巖逢女壻辛膺

男子當為死義臣天涯此日傍漁鄰雲山疊疊歸魂  
夢道路長來故人一片丹心老益壯千莖白髮櫛  
還新莫非王土無堪恨沽酒尋梅醉早春

江舍偶吟三首

朋友憐吾絕火煙共成衡宇洛江邊無飢只在啗松  
葉不渴惟憑飲玉泉守靜彈琴心澹澹杜憲調息意  
淵淵百年過盡亡羊後笑我還應稱我仙

棄絕為爲人世事滄巖巖上數椽成陰雲捲處羣山

出好雨晴時百草生月滿宇中神自爽風鳴波上夢  
頻驚道遙漁釣消塵慮今日江湖得聖清  
出塵離世栖三返默默抽鉛汞自添斷岸後前花似  
錦長江上下水如藍巖空響捷聲成二月白波澄影  
便三俗子莫言仙不在此心終日靜湛湛

詠懷二首

昔日驅馳萬死身如今無事一閒人  
簞空無惱休糧粒年老忘憂絕世塵  
鎮日閒居調祖氣中宵獨坐養元神  
乘雲駕鶴雖難必擬做三金閱百春  
落落磊磊斷斷身逍遙物外是真人  
千金散盡心憂

國三尺提揮手掃塵知足知幾隨命分  
忘幾忘慮養精神江窓日永身無事  
烏竹蒼松共一春

次郭上舍嶠韻

年少嘗奇六出奇晚來調息恨無師  
真空欲就三千日靜定無虧十二時  
對月臨風便富貴餌松啗栢忘貧飢  
休將時事聞吾耳獨寤中宵手支頤

漫成

時人若要學長生先是樞機晝夜行  
恍惚中間專志氣虛無裏固元精  
龍交虎戰三周畢兔走烏飛九轉成  
煉出一爐神聖藥五雲歸去路分明



書

上招諭使金鶴峯誠一書

十一日伏覩下帖不勝感激之至荒拙之辭不能盡其心情不審下覽否今日乘馬將發忽逢監司關持來驛人問閣下所住則與監司同會一處相議云故未果焉所以不赴者有說焉請為閣下陳之所謂都巡察者乃前日築城金晬乎金晬乃我國之罪人也人人得以誅之閣下何不聲罪上聞梟首境上以起義兵而反與之同處乎晬再為監司使民離散者既往不說賊變之後可誅之罪尤多倭到東萊退縮密

陽節制乖方使之陷城賊至密陽走到草溪矇矓狀啓欺罔君父謂烏嶺可守棄而委之使嶺南之民土崩瓦解竟為賊窟賊過烏嶺君父消息邈不相聞而偷生計急逾遁雲峯唐之國忠宋之秦檜較之金晬厥罪猶輕賊在數百里之外而列陣守將皆望風先潰使二百年宗社陷於賊手者皆晬之為也則晬乃一賊臣也反加都巡察之號於其身望其收復疆域不亦難乎今監司關所謂勤王上京云者所以欺民也欺閣下也欺天下後世也忠如岳飛勇如宗澤然後可以起勤王之師也坐視君父之亡如金晬者

其成莫大之功乎閣下信其言而與之相議陷於術中而不能見其肺肝竊不取也且兵家勝敗未可期也齊城七十皆降而田單以莒卽墨復齊之墟唐之兩京已陷而郭子儀以孤軍續唐之祀則今之嶺南一帶雖陷於賊左右列邑尚多完全堂堂國家勇士如雲爲監司者誠能一日奮忠烈之心發慷慨之言感動民心則以義應之者亦必多矣君父之讐言不可日而復也曾莫能巡一邑畫一策倡起義兵逃匿他境猶恐不及此禽獸夷狄之所不忍爲也僕以待閣下之上聞而斬金碎頭竿之高街然後倡率勇壯以

赴閣下之所也人言山中隱匿之卒聞閣下以書招我皆于于焉下來中途又聞監司以金忠敏爲此邑假將旋即逃匿云人心聚散此亦可見僕以爲金忠敏亦可斬也再祐一愚氓也目覩國家危亡迫在朝夕收募同志家業已破散矣妻子已奔離矣只欲一死未得其所北望摧心隕涕如雨伏料閣下忠義出天終必死節閣下若能知僕則士爲知己者死其將有愧於田橫之五百乎

答招諭使書

今見開諭之帖不勝感激隕淚之至懇懇之教諄諄

之諭無非欲使再祐免將來之禍成莫大之功豈但  
閣下仁愛之至視再祐猶子而然耶抑亦為國之心  
發於至誠使人人忘身於討賊也雖然下諭之辭抑  
揚太過使見之者可喜可懼再祐則不為之喜亦不  
為之懼嗚呼閣下之為巡使謀可謂忠矣只恐巡使  
之為閣下謀不如也巡使亦人也豈不自知其罪巡  
使之言閣下可使之改也巡使之事閣下可使之改  
也未知巡使之心其能改之乎雖閣下之至誠厚德  
終莫能改巡察之心則再祐恐莫須有之言必發於  
巡使之口也閣下憂再祐之必陷於不測之禍再祐

恐閣下之亦終不免也以閣下之愛我猶以非倫不  
軌之謀疑之况他人乎况巡使乎况與再祐爭功者  
乎再祐知殞身滅族之禍必至而猶且不已者出天  
之性不可卒改憤鬱之心未能遽回也然而閣下  
君父之所遣則閣下之教即王言也何敢執一己  
之見而違閣下之教乎晉州告急領兵到介金院軍  
務紛急萬不一一惟閣下亮察之

上招諭使書

伏覩書目回送不勝惶悚戰慄之至累次傳令一未  
能顛倒從之至於親書之令且不得即赴罪固難赦

閣下之責亦其宜矣然非閣下之仁恕孰能達其情而違軍律乎非假將之自恃見知亦安敢失軍期而坐待更令乎以其事跡而論之則雖萬死無憾以其情實而言之則亦有所可寬而至以跋扈嚴加責罰目不忍見閣下初疑之以不軌之謀今又加之以跋扈之名閣下其真以為有不軌之謀乎其真以為有跋扈之心乎若真以為有焉則何不斬再祐之首徇示一道以警有不軌之謀跋扈之心者乎若真以為跋扈不軌而不斬我首則閣下亦將不免不忠之名於天下後世矣巡使之以叛逆 啓聞再祐不之懼

幕下士以逆賊移檄再祐不之屑而閣下加之跋扈之名不勝憤慨鬱激之至再祐本以駑鈍愚劣自知與世相違隱跡江湖息交絕遊雖於賢者之門一未嘗往來真我國一無用之民也今遇賊變深憤舉國之人無死於忠孝而偷生苟活之謀無所不至故敢出萬死之計初以四五之卒擊賊中以數十之軍逐賊今以百餘之兵斬賊首雖謂有為國之心復讐之志吾誠無愧而閣下反加跋扈之名尤用憤歎嗚呼道濟之誅非忠不至也武穆之死非節不高也忠臣烈士之不得其死亦古矣再祐亦自知不測之禍必

至豈料閣下亦以再祐為跋扈乎誠欲釋去軍旅遠  
投名山休糧絕粒控鶴御霞而假將之募兵起軍為  
君父也非為閣下也討賊復讐為國家也非為閣下  
也則豈以閣下之一言沮吾之志挫吾之氣乎不顧  
利害禍福死而後已乃再祐之初心也惟閣下亮察  
焉

上體察使李相國元翼書

今日之計姑為羈縻修山城繕器械畜資糧在我之  
勢可以戰守然後待時而動此虛虛實實之法也虎  
在於山其威自重龍在於淵其神不測虎出於野童

豎逐之龍出於陸獷獫笑之天兵之在湖路虎在山  
龍在淵之勢也若來嶺南是虎出於野龍出於陸無  
乃不可乎君相造命願勿自沮以圖全勝以壯國勢

答金將軍德齡書

甲午正月日

時運不幸國事至此痛哉何言三載天兵勢難長留  
一邦兵食亦已告竭當此之時苟非天心悔禍默佑  
邦家則其誰能收合而吹噓乎將軍以戡定之才奮  
為國之忠舉事於板蕩之餘而戴髮含齒者莫不聞  
風抃躍以為賊可掃清國可中興則天心之悔禍而  
默佑者宜其然乎再祐自聞將軍之威聲喜不能寐

翹企有日曾是不意遠承辱書奉讀再三感懼交極  
再祐駑鈍人也自分無用漁釣江湖聊以優遊於太  
平豈意滔天之禍親見於今日乎募起鄉兵於亂初  
者只出於憤時之愚計非有籌畫之智弓馬之技可  
以折衝而禦侮也遇零賊一戰有何損益於彼賊斬  
零賊若干有何利害於我國而况上年晉城之陷鄉  
邑亦不得保全則敗績而自愧於心者曷有其極今  
者將軍有神出鬼沒之智旋乾轉坤之力三箭大山  
不足定也一舉興邦分內事也而不鄙夷庸人至於  
專人致盛示此非獨傳之於將軍者過其情也亦是

將軍好問之誠出於尋常不敢當不敢當再祐既乏  
智慮可以仰裨於妙計之筌蹄又無技勇可以追隨  
於電擊之後應則其於厚望安敢有補於萬一乎所  
祝愛惜時日命促鵬程一掃兇醜再造王室而使吾  
東君民更躋於壽域則如再祐無用之身亦得以退  
老於昔日之所釣遊而一生之志願畢矣疾病沉綿  
右臂不仁者今已一月不能趨造隰門坐望旌旗死  
罪死罪

與女壻辛伯禧膺書

庚子八月日  
在靈巖謫所

相距邈矣消息不傳寧不懸懸未審氣候如何向慕

不已僕時依保殘喘灘等未知死生良可慮也切欲  
率來奴馬不一奈何奈何辛伯剛喪子張兄弟及賢  
季氏皆無恙耶幸傳問安為仰玄風了簡即傳送亦  
望朴台卿委來見之其慰如何但遽爾相別秋風蕭  
瑟故鄉之思仍不可遏奈何奈何歸欲送人靈山修  
簡以付

答辛伯禧書二

同年十一月

遠承手札披審氣候平安慰喜慰喜但未知內助無  
事解產耶極慮極慮好產而得男其喜如何如何僕  
亦時依保爾此處奴婢不可不此時推尋速來深望

深望

路阻千里音信俱絕忽承手札如見面目蘇慰十分  
况審一家好在其喜如何如何僕時依保生此亂離  
不死為幸何須憾憾於不得歸乎逆賊之奇果不為  
虛吉云節前年入濟州與濟州人構逆謀欲殺濟牧  
而舉兵渡海據于深島以叛云云其逆黨多在忠清  
江原等道云云矣如此之人生於此時禍之蔓延必  
矣吉云節知事不成自為告變云耳辛主簿襄生員  
昆季前幸布二字餘不縷縷辛丑八月日

與女婿成以道書

世之人見新郎形容之美歌舞之善例以奴婢田地  
別給而余則亂離之後奴婢盡死於飢餓雖有一二  
口餘存而盡分於子女無一口可別給也田地則好  
田好地處處陳荒欲耕則無禁不須別給也欲以一  
言為平生所用之物雖非世俗之所給實亦古人之  
攸寶勤以讀書慎以持身孝以事親忠以事君其於  
行世也萬倍於有奴婢千百口者余之所贈不亦大  
乎請服膺而勿失之人無與爭者

與李道純江舍書

唐虞以天下與賢吾以江舍與賢所與之大小不侔

雖若天淵其所以與之之意堯舜與我同也吾觀作  
亭於江上者鮮有能守之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與賢  
也今吾不私一亭與之於君者知君有喜好山水之  
心而可以守吾亭也君能以吾心為心得賢而與之  
後之賢者亦以君心為心傳之於可守之賢則可以  
永終不墜矣

寄二子澄活書

乙卯五月日

近間安否何如向慮向慮吾則時無恙此處一家皆  
得平安雨下於久旱之餘而不甚洽足未知汝等家  
移秧皆已為之而不至於久廢耶他道他邑之人以



質麥事卜駭絡繹於道路凶荒可知民事至此慮慮  
收麥事須盡心措之大可吾來月初欲往許姪江亭  
為計

答鄭忠義

謹承手札且受珍貺慰謝曷喻適值故鄉親族乘舟  
來到煇之烹之為酒嘉肴尤謝僕謹保

論

張浚論

論曰不知天下之忠臣者不可謂之忠不知天下之  
賢臣者不可謂之賢我既忠則心與之同豈不知天

下之忠乎我既賢則道與之同豈不知天下之賢乎  
既不能知其忠賢又從而誣之以罪擠之於不測之  
禍而無所惜焉則其心之所存誠可得以知也昔宋  
張魏公浚當高宗南渡之際宣撫川陝有補天浴日  
之功知樞密院每奏對必言讐恥之大帝為改容流  
涕及孝宗即位之初都督江淮志在恢復命將出師  
中原震動帝見浚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竟以讒  
罷功卒不成天下後世之人孰不信其忠而稱其賢  
乎然而其所以為忠者大有所未盡焉何則李綱之  
入相於建炎也以英哲勉人主以攘夷為已任修軍

政改弊法分命羣帥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  
朱子所謂方成朝廷者此也而浚劾之以十罪嗚呼  
浚獨何心劾罷李綱於此時哉綱以一身用舍爲社  
稷安危爲相僅七十餘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  
遠邇金人亦問其安否使得畢力於靖康殫慮於建  
炎莫或撓之則二帝必無北狩之辱高宗必無南渡  
之患而前則耿南仲沮之後則張浚劾之而國不可  
爲矣噫浚以君子之口發小人之言遂黃汪陷綱之  
計者獨何心哉彼潛善伯彥者誤高宗者也敗宋室  
者也陷中原於夷虜者也罪不容於誅者也浚爲替

善之容而劾罷李綱使黃汪得志則誤高宗者非黃  
汪也乃浚也敗宋室者非黃汪也乃浚也陷中原於  
夷虜者非黃汪也乃浚也其罪豈在於黃汪之下乎  
岳飛之宣撫京湖也數論恢復之略帝召至寢閣命  
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秦檜忌之請  
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議不克合浚艷然怒奏飛積  
慮在乎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嗚呼浚獨何心敢  
奏岳飛以要君哉岳武穆背涅四字奮不顧身內平  
劇盜外抗強胡虜人畏服不敢以名稱之至以父呼  
之且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若假飛以數年淵聖必

可歸中原必可復而始則張浚誣以要君以撓寢閣之命終則秦檜矯詔殺之而戎虜不可復制矣噫浚以君子之口發小人之言啓秦檜殺飛之意者獨何心哉彼秦檜者忘君父者也心與虜一者也倡主和議卒亡宋室者也罪不容於擢髮而誅之者也浚誣以要君二字崩孽秦檜莫須有之三字則殺飛者非檜也乃浚也忘君父者非檜也乃浚也卒亡宋室者非檜也乃浚也其罪豈在於秦檜之下乎吾觀狄仁傑薦張柬之有奇才卒建反正之勲畢士安舉寇準有大節終辨澶淵之功忠臣之心固宜如此夫李綱

岳飛之忠誠勲烈有非張冠之比而浚也非獨無狄畢之心陷綱同於黃汪誣飛無異秦檜忠賢之用心固如是乎哉或者以爲知人則哲堯舜其難之是以諸葛孔明之明而不能知馬謖司馬君實之賢而不能識王安石張魏公不過無知人之明耳何其過之深也曰知人之難古今通患然知人於未試之前者爲難已試之後何知之難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不知李綱岳飛之忠者無目者也無耳者也浚非無目而無耳者也蓋其心有所蔽而然也蔽於黃汪而不知李綱之忠節蔽於秦檜而不知岳飛之忠烈

世之君子將欲盡忠於王室身無黨而心無蔽然後  
庶乎其可也嗚呼魏公於平生未嘗不以忠賢自期  
人亦莫不以忠賢許之而不劾黃汪而劾李綱不奏  
秦檜而奏岳飛其故何哉必其自許太高自是太深  
心偏而不豁學執而不明以天下之賢為皆不已若  
也其心以為雖無李綱我可以為李綱之紫雖無岳  
飛我可以為岳飛之勲故乃敢陷之以十罪誣之以  
要君而不自知其債事覆國之罪反在於黃汪秦檜  
之上噫使其得君專而盡行其志則忠勲皆斥而奸  
回俱進國受其敗也歟謹論

文

通論道內列邑文

播告道內義兵諸君子金晬乃亡國之一大賊也以  
春秋之義論之則人人得以誅之論者或以為道主  
之過猶不可言况欲斬首云乎哉是徒知有道主而  
不知有君父也迎倭入京使君父播遷者謂之道主  
可乎袖手傍觀喜國之滅者謂之道主可乎使一道  
之人皆為金晬之臣則不可言金晬之罪斬金晬之  
頭一道之人無非 主上殿下之臣則亡國之賊人  
皆可誅喜敗之奸人皆可斬而說者或以為斬金晬

不宜於事體復國讐討國賊斯所謂事體也金晬滅  
事體久矣事體之宜不宜固不可論而先斬奸人使  
無班師之詔奉還 鑾輿以建中興之功則大有宜  
於事體也伏願義兵諸君子詳覽檄文領率鄉兵會  
于金晬所在之處斬其首獻于 行在所則功倍於  
納秀吉之首惟義兵諒之若或有守令不念宗國之  
將亡君臣之大義傳會賊晬使其邑人不能舉義者  
與晬同誅之

檄巡察使金晬文

痛矣哉使我一道潰散使我京師陷沒使我 聖上

播遷使我一國生靈肝腦塗地者皆汝之爲也汝之  
罪惡貫盈而汝不自知則是愚人也汝果愚人乎非  
愚人而釀成禍亂至於此極禿天下之兔不足以盡  
記汝罪罄天下之竹不足以盡書汝惡人皆以刻期  
築城虐民荼毒爲汝之罪節制乖方使賊闖入爲汝  
之罪是不知言者也內地築城雖失民心意在於禦  
賊則非汝之罪也節制顛倒雖敗軍機而才短於應  
變則亦非汝之罪也以此罪汝何以服汝之心乎汝  
罪有一曰迎倭何謂迎倭汝抄一道精兵勇士五六  
百名以爲帶率東萊之陷先走密陽密陽之敗又遣

伽椰賊過尚州竄身居昌一未嘗勸起將士使之擊  
倭遂令倭如入無人之境卒陷京師於一旬之內自  
知其身無所容托以勤王逃踰雲峯人可欺乎天可  
誣乎汝罪有二曰喜敗何謂喜敗老怯曹大坤固不  
足深責以一道元帥既不救金海之陷未及見倭先  
棄主鎮退陣於鼎津鼎津距倭所在幾百餘里而虛  
驚潰散竄入晦山書院遂使列鎮各邑望風奔潰則  
大坤之罪不可不誅而汝不梟首以警軍心汝果不  
知棄城敗軍之律乎汝罪有三曰忘恩何謂忘恩聞  
汝之祖先十世朱紱七代銀章祿既厚矣寵亦重矣

義當與國同休戚共死生苟能奮忠節之氣發慷慨  
之志身先士卒有死之心則凡我嶺南二百年培養  
之士孰不忘身效死以雪國恥乎汝乃喜君父之遷  
甘京師之陷汝果不知憂君父之難者乎汝罪有四  
曰不孝何謂不孝聞汝父雖不幸早世真慷慨忠義  
之士也如使汝父逢今之變必獎率義兵以復國讐  
入地莫靈想於冥冥之中痛汝所為憤汝不軌曰豈  
意無君忘親出於吾兒乎汝罪有五曰欺世何謂欺  
世汝方仕朝廷也朝廷目之以剛果耿直按節嶺南  
也嶺南稱之以聰明才藝以剛果耿直聰明才藝之

人誠有折衝禦侮之心則據險守固以過長驅易  
轉環而袖手傍觀會莫能畫一策設一謀任倭之屠  
戮則前日之剛果才藝餌好爵也今日之若愚若怯  
欲何為耶汝罪有六曰無恥何謂無恥棄嶺南委之  
於倭踰雲峯入全羅托跡於勤王之師師到龍仁見  
倭六名棄軍器投軍糧失金貫子而走云是預去金  
貫子而混於軍中使賊莫之知也偷生之計平日所  
定苟活之謀無所不至矣汝罪有七曰不測何謂不  
測巨濟守金俊民固守其城倭不敢犯招以帶率令  
纔離城倭遽入陷清道郡守裴應聚處傳令曰白面

書生難以守城任意去就使之不守所親守令托稱  
差使負成率入伽倻如居昌縣監李哲龍等是也守  
城之將使不得守棄城之徒咸聚麾下將欲何為今  
將可怕汝罪有八曰忌成何謂忌成汝在道內汝無  
討賊之心故民心沮喪莫先赴敵幸賴一殿下哀  
痛之教遣招諭之使感發民心鼓動義氣使義兵四  
起醜類授首人心稍合形勢自張掃清區域奉還  
鑾輿指日可待而汝乃忘羞忍恥舉顏再來出號令  
發節制使義兵有漫散之心使招諭敗垂成之功則  
前惡既往今罪罔赦嗚呼北天遼邈途路阻絕王法

不行汝首猶全假氣遊魂雖視息於天壤間汝實無  
頭之尸也汝若知臣子之分則使汝軍官斬汝之首  
以謝天下後世如其不然我將斬汝頭以洩神人之  
憤也汝其知哉

忘憂先生文集卷之一

遺墨

念直疏引陰消幻緣十  
引陽生陰虛陽純引丹  
熱：：引心神仙境  
在金丹大要



調息箴

虛極靜篤湛湛澄澄止念絕慮杳杳冥冥水生澆灌  
火發薰蒸神氣混合定裏丹成

養生銘

復命之道拂氣歸根真空極虛返本還元壺中天地  
靜裏乾坤氣息相依自然成丹

右箴銘初不入於遺稿中搜得遺墨於先生  
手書之冊卷末有此草本故附書于遺墨之  
下

